

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7-55

2007年8月10日

毛澤東與《紅樓夢》

盛仰紅

毛澤東說，《紅樓夢》是一部好書，要精讀它。

他欣賞《紅樓夢》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，給了它很高而又是恰如其分的定位。

1956年，毛澤東在《論十大關係》中說：“過去是殖民地、半殖民地，不是帝國主義，歷來受人欺負。工農業不發達，科學技術水平低，除了地大物博，人口衆多，歷史悠久，以及在文學上有部《紅樓夢》等等以外，很多地方不如人家，驕傲不起來。”

他說得幽默風趣，但也洋溢對《紅樓夢》的高度評價。

人口衆多，1956年，我們已是六億人口的大國，名列世界第一；歷史悠久，中華文化五千年，綿延不絕，這也是世界無與倫比的古國；

與之可以並列的，卻是一部《紅樓夢》。

遍被華林，它所沉澱的中華燦爛文化，博大精深，包羅萬象，

也是世界罕有的名著。

《紅樓夢》確是可以為中華民族驕傲的。毛澤東說：“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。”《紅樓夢》，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對紅學的闡述和研究，也是對人類世界的一大貢獻。

《紅樓夢》你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

毛澤東是什麼時候開始看《紅樓夢》的？

從現有文字記載，他看《紅樓夢》，比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等同類小說都要遲些。這裡可能有兩個原因：（一）毛澤東少年的鄉鄰，沒有《紅樓夢》藏書；民間通常收藏是《三國演義》和《水滸傳》。所謂“家裡藏書不須多，只須《水滸》和《三國》”。（二）《紅樓夢》文字曲折纏綿，不易為少年接受和閱讀。但是善於思考、更富於聯繫現實生活的毛澤東，當他走出韶山沖，接觸到《紅樓夢》，他就不斷產生出新的思維。

大概在辛亥革命後長沙求學期間，他已經讀《紅樓夢》，此後不久，他就已將《紅樓夢》當作歷史讀了。他說：“開始當故事讀，後來當歷史讀。”

在上井岡山前夕，他該是深諳《紅樓夢》了。在山上他與賀子珍談論《紅樓夢》，說“《紅樓夢》寫了兩派的鬥爭”，發前人所未見，那也是20年代初期俞平伯、顧頡剛等學者討論《紅樓夢》所未涉及的。他對《紅樓夢》已形成了獨到的見解。

在中央蘇區和長征途中，他曾談論《紅樓夢》；

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，他也和作家及幹部解說《紅樓夢》；

在陝北行軍到西柏坡，他又和警衛戰士講解《紅樓夢》。

50年代初期，他讀《紅樓夢》，對周圍工作人員說：“妳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”；也讀有關《紅樓夢》研究的著述，如周汝昌、俞平伯的“紅學”著作，以及青年學者論文，如李希凡、藍翎的《紅

樓夢》評論，由是點燃一場全國範圍上層建築領域對舊紅學的批判，這在《紅樓夢》和其他古典文學圈裡也是史無前例的。

60、70 年代，毛澤東多次提及《紅樓夢》，甚至風趣地說：“對《紅樓夢》出 20 題，如學生能解答出十題，答得好，其中有的很好，有獨見，可以打 100 分。”他還要高級將領讀《紅樓夢》，再次發出號召：“《紅樓夢》最少讀五遍。”

毛澤東自己就說：“我至少讀了五遍。”他說，只有讀五遍，才能懂。

他曾經說，讀《三國演義》或《水滸傳》要讀三遍才能懂。

《紅樓夢》竟還得增讀二遍。

足見這部小說有豐富的內涵。據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說，他讀得最多的一部書就是《紅樓夢》。

他也曾說：“《紅樓夢》我都讀過十幾遍了，有的地方還是沒有看懂。”真是學無止境啊！

“不動筆墨不讀書。”他仍保持青少年時養成讀書的良好習慣，在書上批批改改，現所知的，就有一部 5000 餘字的《紅樓夢》眉批；他喜歡在書上圈圈點點，現存的一部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（影印本），在字裡行間，就畫了不少圈圈。

因為重視和嗜好，毛澤東也注意《紅樓夢》的版本價值。在北京中南海書房，他收藏有多種《紅樓夢》版本，晚年還常將十多種不同版本的《紅樓夢》對照著閱讀。70 年代初期，還讓有關部門組織學者核校《紅樓夢》，以期有一部最合作者原意的《紅樓夢》定本問世。

書內有四大家族，你知道嗎

中國古典文學小說都蘊含有抒情言志託意的內涵，而《紅樓夢》別樹一幟，魯迅就說它：“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，並無諱飾，和

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，壞人完全是壞的，大不相同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，都是真的人物。總之自有《紅樓夢》出來以後，傳統의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。——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，倒是還在其次的事。”（《中國小說的歷史和變遷》¹）。

毛澤東對《紅樓夢》的見解，是和魯迅靈犀相通的。但是，毛澤東是偉大的政治家和人民領袖，他對《紅樓夢》認識和研究，更是把它置放在 20 世紀文化大背景的平面上作審視和評定。20 世紀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大動蕩、大改組、大變化的時代，毛澤東用政治戰略家的明睿眼光分析解剖《紅樓夢》，以階級鬥爭的觀點、階級分析的方法把它放進現實社會圈去尋找答案，因而得出很多為他人未有的卓見。比如他把《紅樓夢》比作認識封建社會的鏡子，“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”，“它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”。1967 年 10 月 12 日，在與外賓談話時，他就說：“不學點帝王將相，不看古典小說，怎麼知道封建主義是什麼呢？當作歷史材料來學，是有益的。”就此，他把《紅樓夢》定位是社會政治小說，推翻它是“情場的懺悔”的“自然主義傑作”，等等。而此中最獨特的，是他在紅學圈中首次提出《紅樓夢》的總綱是第四回四句話，還有第二回〈冷子興演說榮國府〉、〈好了歌〉和註，都是須加以注視的，它們乃是弄懂《紅樓夢》的主心骨。

40 年代，毛澤東在延安與毛岸英談《紅樓夢》，就提出了“讀《紅樓夢》要掌握要點”，並指出，這部書的綱是書中的四句話：

賈不假，白玉為堂金作馬；
阿房宮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；
東海缺少白玉床，龍王來請金陵王；

¹《中國小說的歷史和變遷》係魯迅 1924 年 7 月在西安講學時的紀錄稿，經本人修訂後，收入西北大學出版部 1925 年 3 月印行的《國立西北大學、陝西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》（二）。原文共六講，本段摘自第六講〈清小說及其末流〉。

豐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鐵。

這就是所謂“護官符”。

毛澤東後來多次地指出，這是讀《紅樓夢》的總綱。

現見的他所藏的一部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84回影印本的這段話上，用鉛筆畫了三個圈圈，並在此段話後緊跟著的寫門子向賈雨村介紹，“這門子道：‘這四家皆連絡有親，一損皆損，一榮皆榮，扶持遮飾，俱有照應的’”一段旁密加圈畫，由此足見毛澤東的思維定式。

毛澤東所說的綱，是他對《紅樓夢》的創見。這也是研究《紅樓夢》的一家之見。

就像俞平伯認為《紅樓夢》第五回的12金釵是總綱；也有學者提出第一回那跛足道人唱的〈好了歌〉為綱。

見仁見智，學術百家爭鳴，可以諸說不一。毛澤東以第四回為綱，“書內有四大家族”等等識見，豐富了紅學內容，人們由此由表及裡，細心體察，自可獲得更多的啟迪。

中國古典小說寫得最好的是《紅樓夢》

毛澤東曾說過，人的一生，能寫出一部《紅樓夢》，已經很不錯了。

這是對作家說的，它也適宜於學者圈，這是對精神文明領域所有的人們的勉勵和期望。它也意味著作家和學者從事寫作要嚴謹、認真，要有社會生活，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。《紅樓夢》是曹雪芹一人耗費十年心血寫成的傳世之作。傳世之作無一不是要耗費成倍的心血。有浮躁心理和短期行為是不可能也不能寫出一部好作品的。但這也是對任何一個讀者說的，人的一生，能夠讀懂一部像《紅樓夢》那樣的作品，那也是不錯了。因而，毛澤東多次提出：“一

定要精讀《紅樓夢》。” “作為一個中國人，不可不讀《紅樓夢》。”

毛澤東認為，中國古典小說，寫得最好的是《紅樓夢》。

《紅樓夢》寫了榮國府大觀園為核心的四大家族圈，有老爺太太少爺小姐，也有丫鬟仆婦走卒幫閑，社會百態，世間諸行，真可謂是形象地寫活了 200 年前的中國封建社會。

毛澤東對於《紅樓夢》的人和事瞭若指掌。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，我們從他的文章和言談中常常可以找到《紅樓夢》人物的音蹤和語言的痕跡。

毛澤東說《紅樓夢》：“作者的語言是古典小說中最好的，人物也寫活了。”

他特別提及的，有賈寶玉、林黛玉和王熙鳳。

他欣賞賈寶玉的“叛逆精神”，“賈寶玉是同情被壓迫的丫頭的”，“賈寶玉要是生在今天，是參加革命了”。他能背誦書中林黛玉所寫的詩；但卻從歷史唯物觀視角對他們解析。早在 1951 年，在與周世釗等教育工作者談話時說：“不要把我們的青年培養成賈寶玉、林黛玉式的人。”他高度稱讚《紅樓夢》對王熙鳳的描繪，“鳳姐就寫得好”，“王熙鳳善使兩把殺人不見血的飛刀”。

毛澤東也提及《紅樓夢》其他人物，如薛寶釵、探春、賈母、賈政、薛蟠和劉姥姥。

在中國古典小說圈裡，《紅樓夢》的語言是最精煉、樸實的，它是中華文字作為形象思維頗為恰切的一部小說。毛澤東在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生涯裡，充分應用《紅樓夢》語言，且將它們作為教育人民、啟導人民和交流情感的工具，諸如他經常採用的就有：“捨得一身剮，敢把皇帝拉下馬”，“不是東風壓倒西風，便是西風壓倒東風”，“大有大的難處”，“千里搭長棚，沒有不散的筵席”，等等，化腐朽為神奇，他將這些出自貴族王孫之口的語句，運用自如，竟作為維護無產階級利益的文字運載體，真是恰到好處。